

科

學

與

軍

科學與軍事

朱家驥

三十二年八月廿六日在重慶北碚三民主義青年團

夏令營講

各位青年同志：

在講這個問題「科學與軍事」的開端，我先將科學與軍事兩者的界說簡括的分別加以說明，然後再講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

什麼是科學？我從前曾在「如何迎頭趕上西洋文化」一文中作過解釋，概括的說：

科學是以自然界的一切現象做研究的對象，用實驗與歸納的方法求得普遍的真理，另一方面更應用此真理以尋求自然界之最合理的利用，藉以增進人類幸福」的學問。簡言之，科學就是尋求真理利用厚生的學問。

什麼是軍事？人類因地理環境與歷史傳統的關係，形成各個不同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某一區域的居民因為長時期相處，又有共同的利害關係，於不知不覺之間發生了「共患難，同甘苦」的自覺，所以遇到共同利益被外來的力量侵害時，他們必然起而反抗，演成鬥爭，關於此種鬥爭的一切事務就是軍事，從這一方面說軍事是研究鬥爭保護人類福利的學問。

我們一方面研求真理增進人類幸福，但到了幸福被侵害而任何的和平方法所能維護的時候，就得另謀有效的對付方法，對付方法愈周密，勝利即愈有把握，幸福也就愈有保障，求謀對付方法是屬於軍事學的範圍，所謂對付方法，大概的說除軍事組織與有關人力的部份而外，其餘的多屬於科學的範圍；所以軍事與科學的關係至爲密切，科學的進步可以增強軍事的力量，同時，軍事上的需要也可以促成科學的進步。有人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四年間的科學進步相當於和平時期的一世紀，誠非過甚之詞。我們並不是爲圖使科學進步而需戰爭，我們尤不贊同那侵略主義者的「戰爭進化論」，但科學確隨戰爭而進步，並且加速的進步。當戰爭的時候

交戰兩體的雙方莫不力求減輕自身的損失，加強對敵的打擊，藉以爭取勝利，所以殫精竭慮的從事於科學方面的創造發明，科學家既全體動員，集中研究的目標，政府又不惜財力，予以無上的便利，當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反成了科學上突飛猛進的機會，特別是近代歷次的戰爭，莫不如此。

即在平時，為準備充實戰時的軍事力量，也需要盡力加強國防，而國防的基礎仍須建立於科學的上面，方能發揮最大的效用，所以增強國防必須藉助於科學。同時一般近代科學家亦莫不以國防為第一件注重的事項。例如近世科學的鼻祖牛頓在他的朋友埃司頓要去歐洲大陸遊歷的時候，特別寄信給埃氏勸他注意船隻的駕駛航行與時計定經度的方法；到歐洲

各國要留心察看砲壘之結構與建築，注意各國的天產財源，尤其是礦產的分佈以及鍛冶的方法；到波希米亞應考察以水銀煉金的方法；到荷蘭應學習製造玻璃及保護船隻使避免腐爛的方法；由是可以曉得牛頓也是很注意國防的。

蘇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後，內亂頻仍，強鄰環伺，加以連年荒歉，工業破壞，生產低落，民生凋敝，國家的生命運十分危殆，政府當局為解決民生加強國防起見，乃以最大的毅力，苦心研究，詳密籌措全國的建設計劃，並立即切實施行。這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國席捲捷波，囊括荷丹，力挫法比，挾其戰勝攻取雷薩萬鈞的武力，突襲蘇聯，原期以三個月攻陷莫斯科，逼迫蘇聯訂立城下之盟；但德國雖然

便用了一百師以上的龐大兵力，極盡其閃擊之能事，羅、匈、義、芬各國又起而爲其助，綜計在蘇德戰線上先後由德方努力發動了三個夏季攻勢，而蘇聯依然屹立不動，並且自去秋以來，轉守爲攻，這固然一方面由於蘇聯國內的各部份人民能夠同仇敵愾，團結禦侮，而考其主要原因，則不能不歸功於三個五年計劃的成就，一般人對於蘇聯有名的三個五年計劃，多以爲他祇是在工礦業農業各方面作最大的努力，所以能提高生產，加強國防，在此次蘇德戰爭中有最好的表現，使德國再囊三端，不能得援。這種看法，和遜清末年一部份侈談洋務主張維新的人們所抱的見解相比較，如出一轍，實際上同是犯了不擗其本而齊其末的錯誤。清季的有識之士，

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諸人，以爲西洋各國的長處不過是船堅砲利，工廠發達，交通方便，我們祇要能生產煤鐵，造船造砲，辦幾處工廠，修幾條鐵路，便可以與他們並駕齊驅，這種固於一隅的見解，其影響流於後世，反而不逞妨礙了我國在科學與工業兩方面的發展，因循地過了幾十年的時間，而沒有得到長足的進步。立國固然離不了物質的建設，可是物質的建設更是離不了科學研究的，不着重科學的研究，僅僅致力於皮毛的建設，是難補於國基的，縱使有些零零碎碎的成就，也很難蔚爲大觀，得到鞏固國本發揚國力的效果。蘇聯政府早就着眼到這一點，所以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內，即用鉅額的經費來推廣研究機關，提倡科學研究。

就蘇聯的科學院而言，拿一九一七與一九三八年兩年的現狀來比較，科學院中的研究所由一所增至五十八所，會員由四十五人增至一百三十人，研究員由一百零九人增至三千四百二十人，每年的經常費則由一百五十萬盧布增至一萬二千七百萬盧布，其發展之迅速即可以證明蘇聯政府推廣提倡之盡力。年來蘇聯對於純粹科學之研究上頗多成就，供獻不少，現在的科學家要加讀俄文，來瞭解他的新創作。¹此外，各個工廠中都分別設有研究機構，由許多科學家作精深的研究，這一切的研究機構均由重工業人民委員會同科學院全盤籌劃，作合理的支配，務使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在同一期間，各方研究的問題不至重複，藉以解決建設上所遭遇的困難。

，而維持各項建設的正常進行。蘇聯在此次蘇德戰爭期間所收得的成果，表面上固可說是得之於建設，實際上是得之於科學研究，因為有科學研究才能充實建設的內容，克服建設的困難，維持建設的進展，並保障建設的如期完成。試看空軍在此次的世界大戰中已經取得重要的地位，我們知道要建立優良的空軍必須有優良的航空工業，各國的航空工業進步甚速，一日千里，無不時時刻刻的在努力研究，設法改進，在材料之選擇，設計之改良，製造技術之進步等方面，固莫不有賴於科學上的研究，即在駕駛、偵察、轟炸、測量、照像、作戰等的技術方面，亦須根據科學的原理，應用科學的方法，不斷研究，不斷改良，才可以保持優良空軍的實力而不

至於落後蘇聯的空軍在一兩年的短期間內，即能在蘇德戰場上空取得主動的地位，這不能不說是科學研究進步的成績。

現在就各門重要科學與軍事的關係個別的講明：

一、天文學 天文學在軍事上的應用比較的少，但於黑夜行軍時，如未攜帶指南針，或因附近有磁鐵礦，致指南針不能正確指向時，便可以利用北極星以定砲位，而求射擊方向的準確，這是砲隊中常見的事實。關於飛機盲目飛行天文亦多有助。

二、數學 十七世紀時，法國的笛卡爾爲要斷定炮彈在空中飛行時的位置而發明了解析幾何。近代炮兵自採用間接射擊後，炮位常隱藏在掩蔽物的後面，使對方祇能聽見炮

聲，而不能看見砲口的火燄，無從測定砲位的所在。第一次歐洲大戰時，法軍爲要確定德方砲位的地點，以便飛機轟炸及炮隊集中射擊，乃利用三個測站的方法，這三個測站各依同一精確的時計以紀錄其所能聽到的同一砲聲之時刻，由此聽到砲聲時刻短後的不同，應用解析幾何，即可求得砲位之所在；因爲我們知道兩定點與他一點之距離差數爲常數時，其軌跡爲一雙曲線，在無風情況之下，則兩雙曲線之交點即爲所求之砲位。法軍應用此法，於三星期內，測定了德國四百二十五尊砲的位置。這是淺近數學可以應用於軍事方面的例。至於彈道學和與國防有關的大氣力學，均須應用精深的數學，更是學術界所週知的事實了。

三、化學 化學與軍事的關係，較為明顯，有人即

稱上次歐洲大戰為化學的戰爭。現在軍事上普通製備應用的毒氣是芥子氣，而芥子氣的發明還遠在上次歐戰以前六十年，是在日常化學試驗時無意中所發現的。上次歐戰時^參德國以納恩斯特（Nernst）教授提議使用毒氣作戰，乃由政府專設研究機構，而以哈柏爾（Haber）教授主持其事，一九一五年始應用毒氣以攻擊英法聯軍，曾收到意外的效果。

歐戰結束後，國際約章雖有明文禁止使用毒氣，但此次大戰中日本對我有時仍潛行使用。硝酸是化學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所不可缺少的原料，上次歐戰以前，德國用智利硝石製造硝酸，開戰後因封鎖的關係，以致來源斷絕，哈柏爾教授乃

利用由空氣中定氮法以製成氮，再氧化氮以製成硝酸，其軍火生產賴以維持，否則德國或早於一九一六年便遭遇到嚴重的挫敗了。纖維是製造紙、被服、及火藥工業的原料，德國因爲氣候寒冷，不宜於種植棉花，所以不能利用棉花以取得纖維，乃設法取之於木材，惟所需木材甚多，不得不由外國輸入以補其本國之不足；此次戰爭期間，德國利用麥桿及馬鈴薯藤以製纖維，現時各種報章及印刷品所用的一切紙類均係由馬鈴薯藤製成的。汽油對於戰爭的重要性是幾乎盡人皆知的，如果沒有汽油，汽車、坦克、飛機、潛艇便都不能發動。去夏德國的隆美爾在北非進攻英軍，利用坦克，進展很快，亞歷山大業已在望，因汽油用盡，坦克停駛，英軍獲得時

間以鞏固其陣地，並堅守待援，遂奠定以後反攻獲勝的基礎，由此一例可以證明汽油在軍事上的價值。德國向無汽油儲藏，所以此次戰爭使用的汽油，除一部份係在戰前貯藏外，其餘多是用綜合法製成，即一方面氫化泥煤無煙煤與柏油之濁合物，以製飛機所用的汽油，另一方面用無烟煤以製柴油，此兩種油料之生產量，每日可達十萬桶（即四百二十萬加侖）。蘇聯國內缺乏樹膠，於一九三一年後即動員化學家集中力量於提煉樹膠的研究，乃得到從酒精和煤油廢物中提煉樹膠的成功。美國因為南洋的橡皮產地被日本侵佔，乃在國內盡力從事以其他方法製造橡皮的工作，現在亦已得有良好的成績，可供給戰時需要的一大部份。此不過就其舉舉大者

而言，其餘的實例，不勝列舉。

四、物理學
物理學在軍事方面的應用比較的廣泛，此次的世界大戰，有人稱之爲物理學的戰爭。第一次歐洲大戰的時候，德國的潛艇攻勢成爲協約國的嚴重威脅，後來賴有護航隊的組織與偵察潛艇利器的發明，才能渡過了難關，英倫三島不至因海上運輸的減少而發生了食物的恐慌。偵察潛艇的利器至今還是嚴守祕密，我們從英國已故的著名物理學家湯姆生（J. J. Thomson）回憶錄這部書裏，可以窺見當時英國的物理學家如何的努力設法去探測潛艇的蹤跡，與法國物理學家郎之萬（Langevin）如何利用石英片之壓電效用（Piezo-effect）以測定潛艇的方向，其法係將石英磨成舌形

片狀，其平面與光軸相垂直，平面上加壓力時，則其他任何平行垂直面上即負有電荷，而可以電學儀器測量之；如將此石英片置於水中，潛艇前進的時候，其前有稠密波以聲速傳出，如此波之前進方向與石英面垂直時，則其他兩面發生電荷，可藉以測定潛艇所自來之方向。這是當時利用物理學以解除潛艇威脅的一部份事實。第一次歐戰終了後，英國政府在（Feddington）設立了潛艇偵察研究所，經過二十餘年的研究，到了現在，德國的潛艇仍然成爲同盟國海上運輸上的嚴重威脅，因爲潛艇的改進，航程加大，速度加高，入水加深，（上次歐戰時，潛艇在水面下祇六十公尺，此次已增至一百八十公尺），所以偵察防禦都較爲困難，英美兩國海上